

DOI:10.13772/j.cnki.61-1042/j.2022.04.0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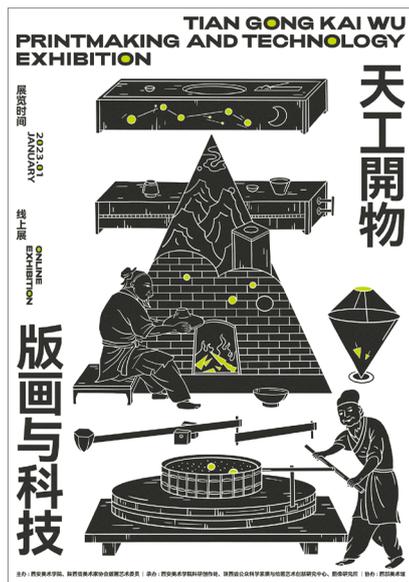
天工开物·版画与科技展

—— 图像的艺术与科技的传承

Tian gong kai wu printmaking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

—— The art of imag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echnology

编者按：“天工开物·版画与科技展”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、西安美术学院主办，西安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、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绘画艺术创新研究中心、西安美术学院图像研究所承办，西部美术馆协办的展览。



人类每一次的进步，离不开对科学的探索。而科学的传承，离不开言传身教、离不开书本。这种传承，伴随着文字功能的不断完善，使每一次文明的迭进成为必然。

从旧石器时期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的野牛图，到殷墟的甲骨文，都是前人对“事物”的记录与认识。图文的出现，不是社会文明

发展的偶然，而是必然。但就“图像”而言，与“文字”一样，肩负着对事物的叙述和记载，同样也具有“法定”的概念。如果一定要去探索“图像”与“文字”二者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，显然是将二者的功能割裂开来，更没有从二者存在的本意去探究它们本质。

对前人的学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也是最为科学的手段和方法。依托文字和图像留存的知识，使今人能跨越时空，领略古人的风范。而艺术作用于图像，让图像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，更能促成不同层面的文化学习与推广。从《里帕图像手册》到《天工开物》，跨越时空的文明，都以图像作为媒介，进行文化的传播与推广，即是文明的记录，更是艺术的承载。

探究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，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，特别是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必须认识到艺术的社会

功能，艺术的社会心理、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、艺术生产、艺术传播、艺术消费等等。这里所说的艺术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图像的概念，它已经宽泛到囊括了绘画、音乐、影像等多种文化承载的媒介。这些媒介不仅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中，同样作用于经济、政治、宗教、道德、科学、文化等各种社会构成因素，让这些因素产生化学反应。当然，艺术不是唯一让这些因素产生化学反应的媒介。

社会学的社会互动理论，阐述了自我互动和群体互动，从根本上说，群体互动是自我互动的前提。从现代艺术社会学的观念来看，艺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直线的“艺术反映生活”或“社会影响艺术”的关系，而是艺术与社会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交流沟通的互动关系。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，艺术与科技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，达·芬奇先生开辟了一个具有创造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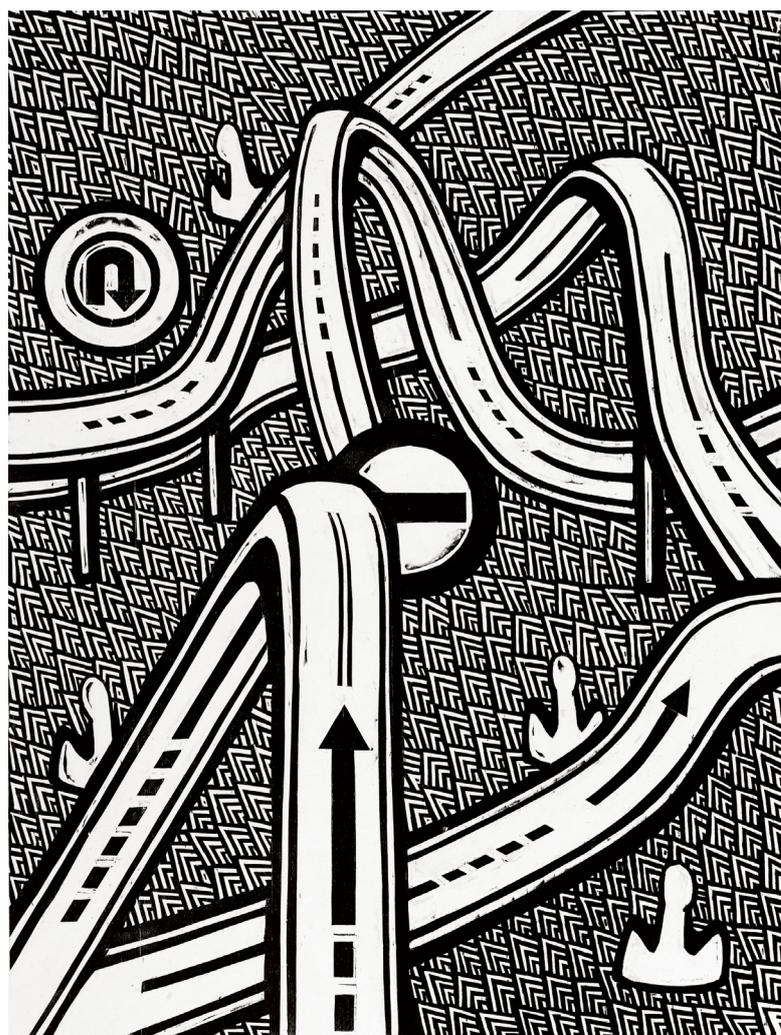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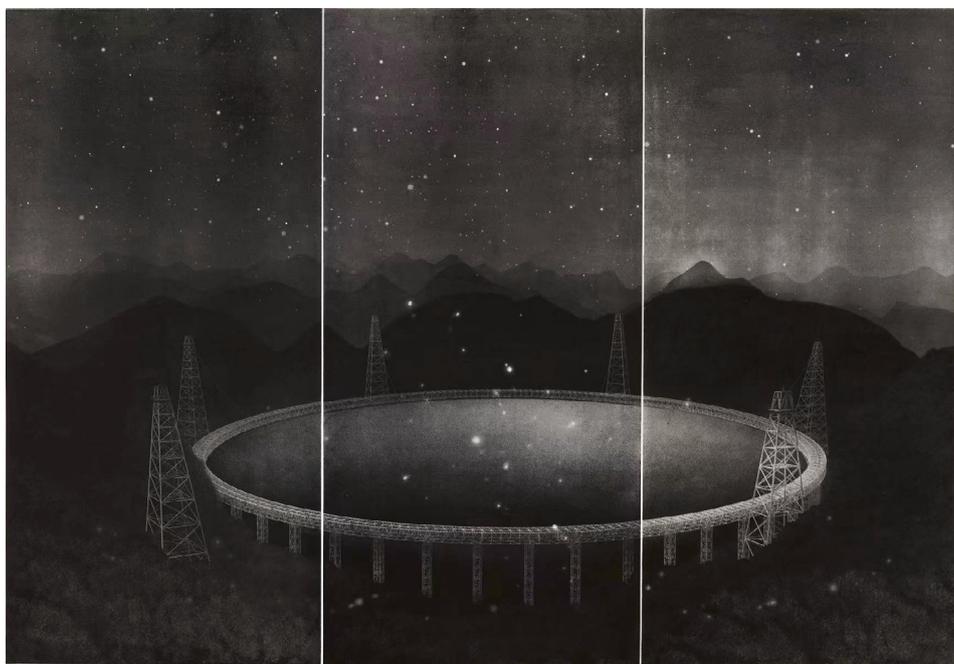
科学，甚至远见的艺术与科技的天地。中国明朝的《天工开物》作为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，在中国农业、手工业技艺的推广与传播中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因此，李约瑟先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用确凿的证据纠正了科学世界的“西方中心论”，将《天工开物》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先进的典范。

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不仅仅图文与科技的传播关系，艺术将精神文化中的哲学、宗教等诸多方面渗透到科技中，让科技变得令人信服、触手可及，这种对科技感知的文化成为社会精神的存在，科技“前行”成为潜移默化的社会文化，艺术与科技的关系就变成默契的“互拥者”。阐述艺术与科技的关系，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就像没必要分清楚“图像”和“文字”的关系一样，“艺术”与“科技”的关系已然成为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原生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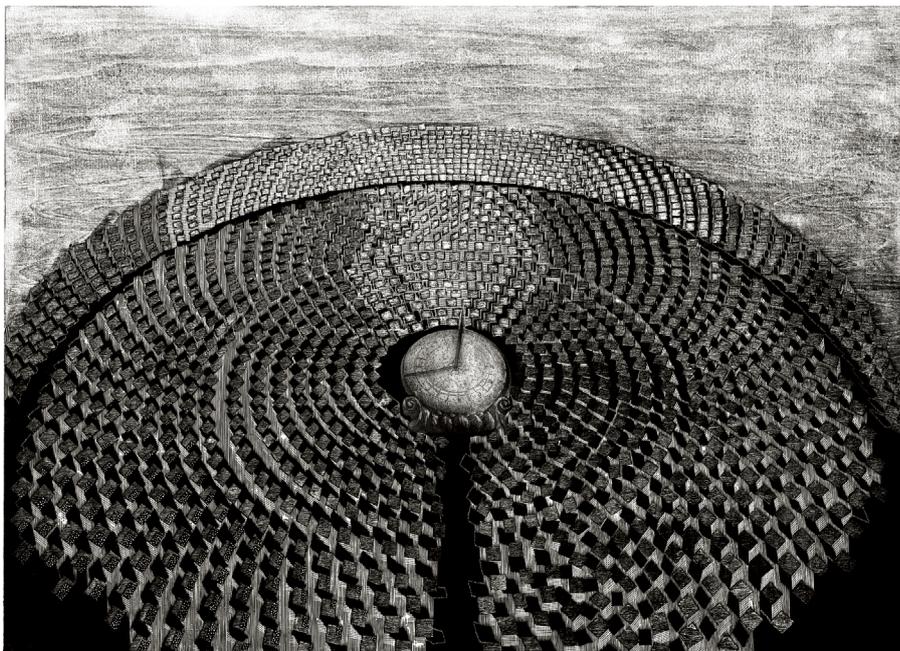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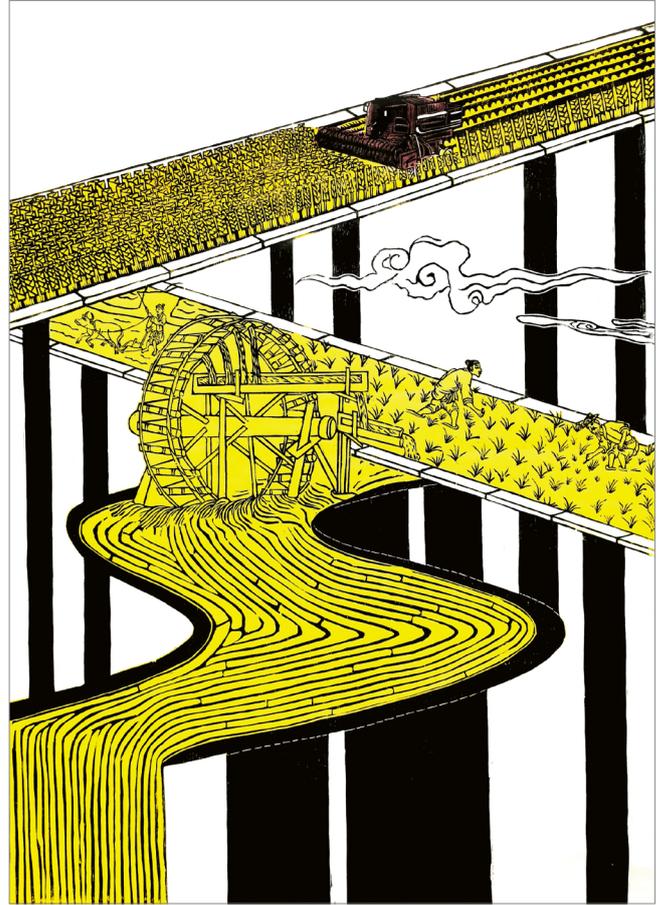
李巍 / 文

(上)《宋应星先生像》杨锋 凸版 54厘米×32厘米 2022年
(下)《沸腾的中国》孔国桥、鲁利锋、周崇涨、王克景
凸版 240厘米×440厘米 2022年





(左上)《天眼》周吉荣 凹版 80厘米×114厘米 2019年
(右下)《过山车与浮水者之一》隋丞 凸版
45厘米×60厘米 2015年



(左上)《宋应星与天工开物之二》

于子亮 凸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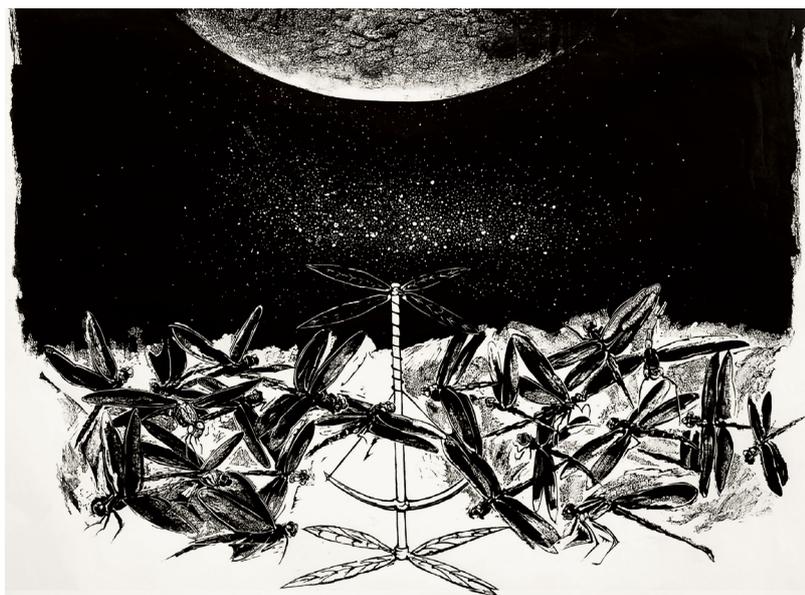
42厘米×29厘米 2021年

(右上)《变迁》 马鑫宇 凸版

90厘米×60厘米 2021年

(下)《新时代》 方翔 综合版

65厘米×90厘米 2021年



(左上)《农耕文明》王新月 凸版

88 厘米 × 138 厘米 2020 年

(右中)《竹蜻蜓》王景根 凸版

80 厘米 × 100 厘米 2021 年

(右下)《唐韵秦岭》许欲晓 综合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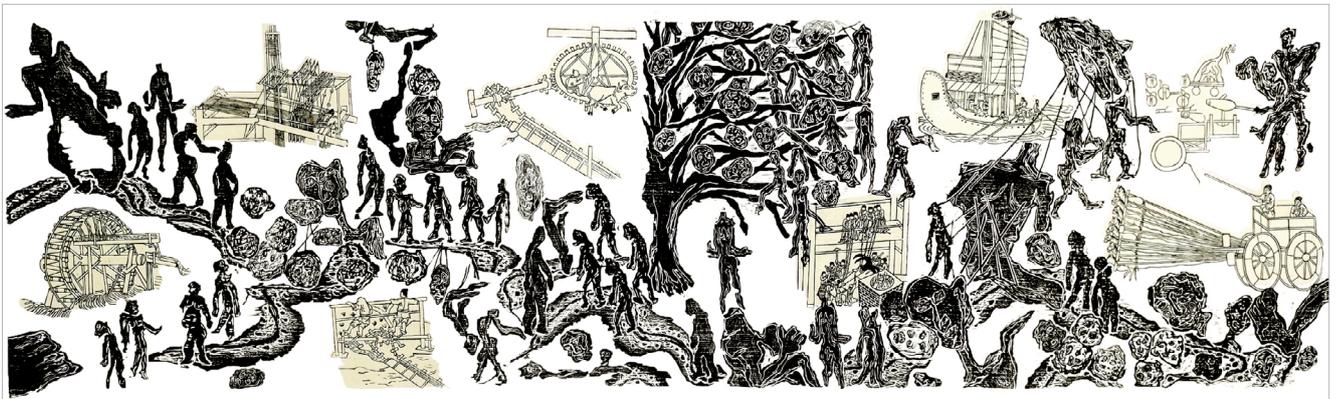
79 厘米 × 103 厘米 2022 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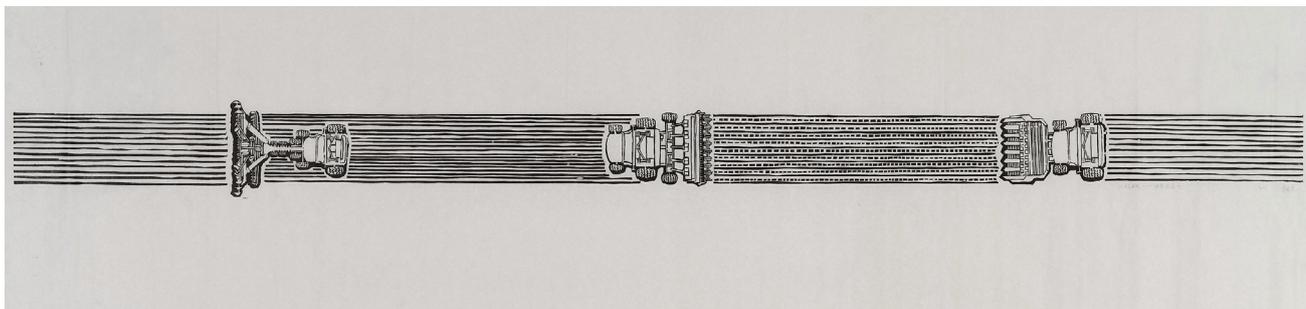


(左上)《天工开物·古今之变》许钦 凸版 80厘米×60厘米 2021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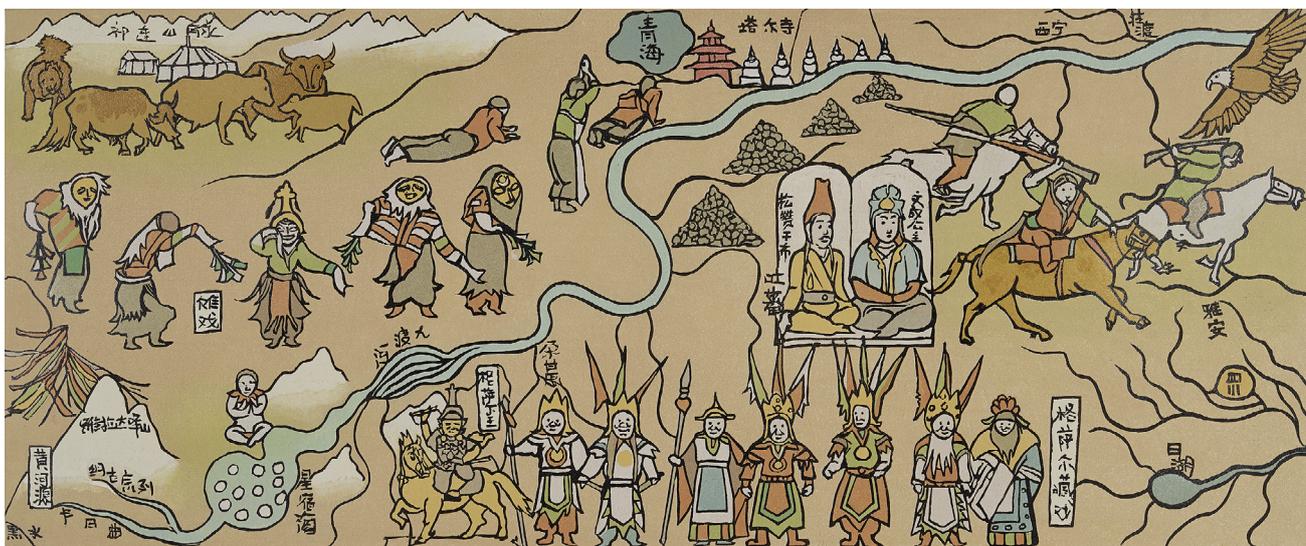
(右上)《第古叙今·一》汤艳 凸版 76厘米×53厘米 2021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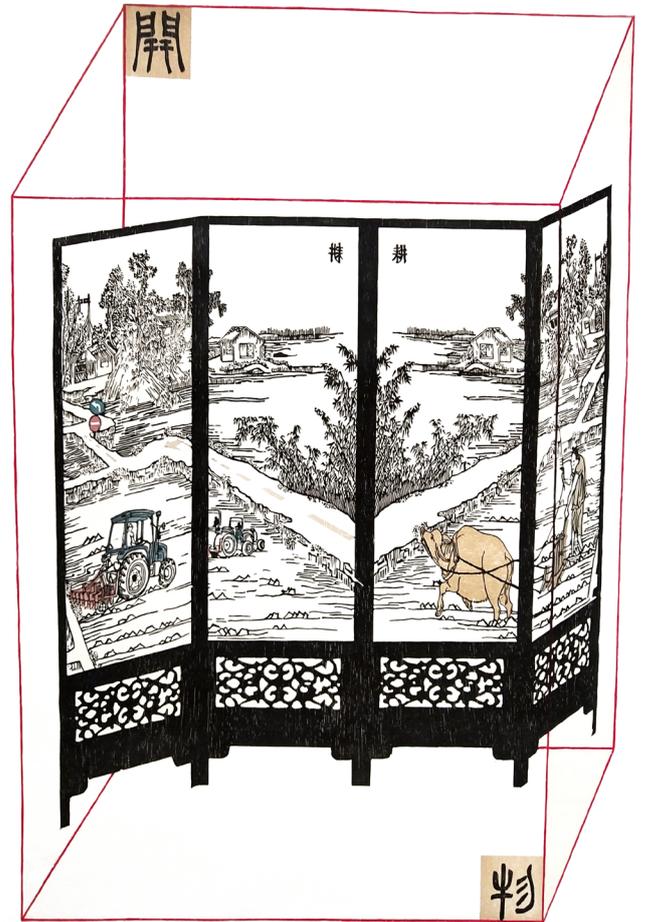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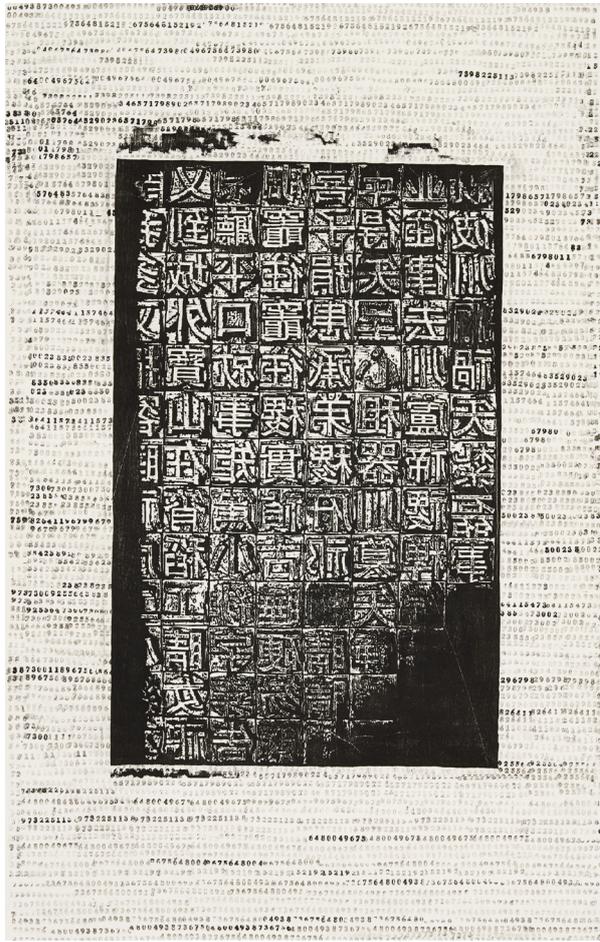
(下)《瞬·物象延绵》刘艺 凸版 50厘米×150厘米 2021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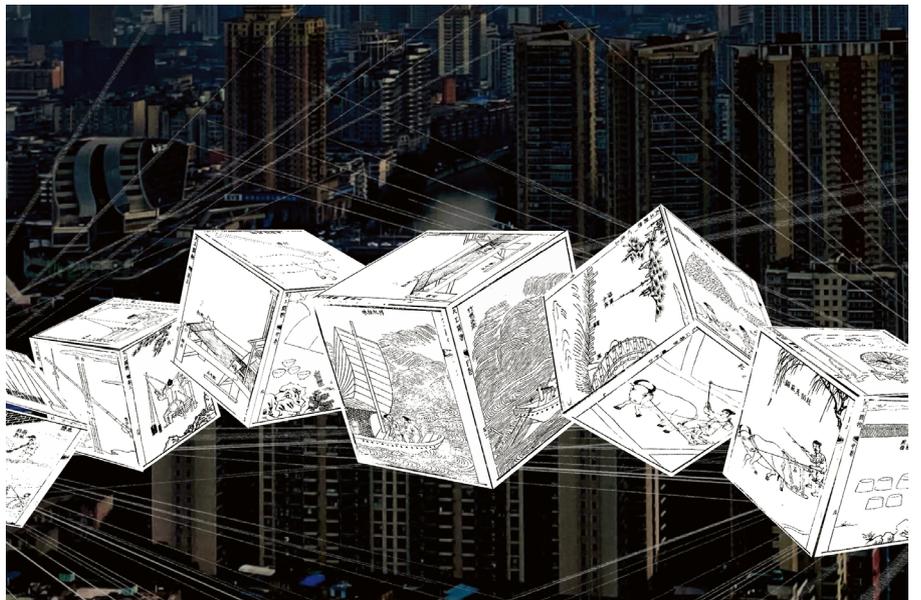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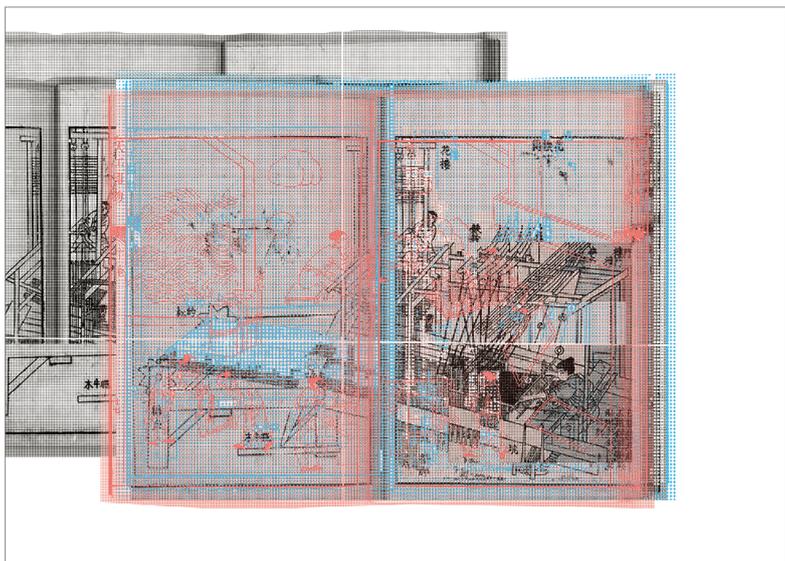
(上) 《天工开物·农事循环》 李牧昊 凸版
40 厘米 × 120 厘米 2021 年
(中) 《美丽的丝绸》 余曼 综合版
45 厘米 × 70 厘米 2022 年
(下) 《河源新考》
张春霞 张善赫 王新月 杜景玖 颀凤 合作
凸版 50 厘米 × 122 厘米 2021 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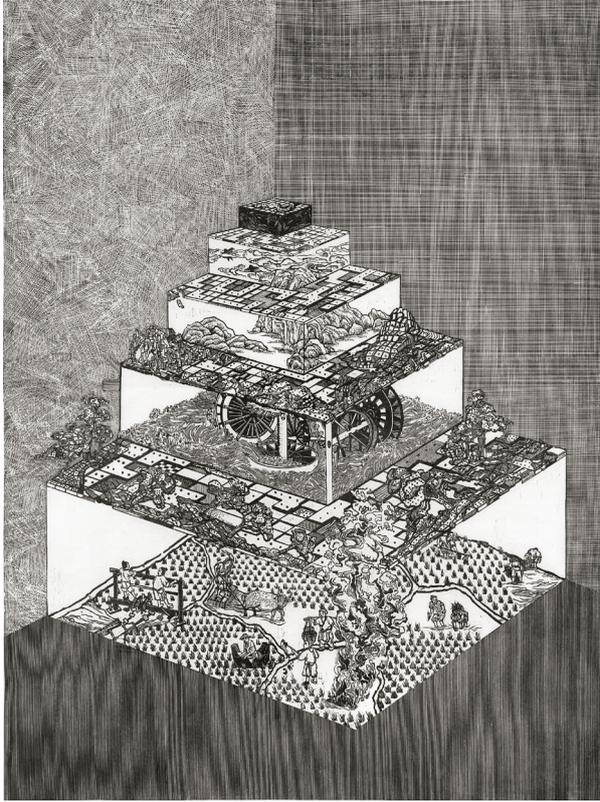
- (左上)《活字印与数字时代》张桐源
凸版 90厘米×70厘米 2021年
- (右上)《重屏之天工开物图谱一》
张志强 凸版
78厘米×52厘米 2021年
- (下)《睹微知著》张晓琪 综合版
120厘米×80厘米 2022年





(左上)《经纬序列之一》姚志辉 漏版
80厘米×110厘米 2022年
(左下)《穿穴入骨》周韦华 凸版
90厘米×85厘米 2021年
(右)《梓墨铸钱》卿玉剑 凸版
86厘米×36厘米 2021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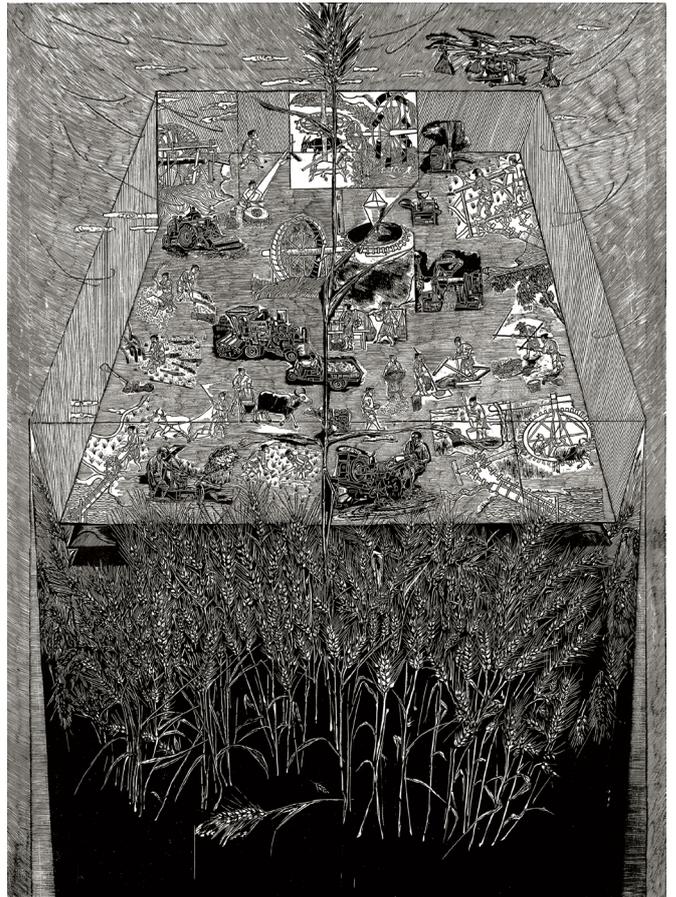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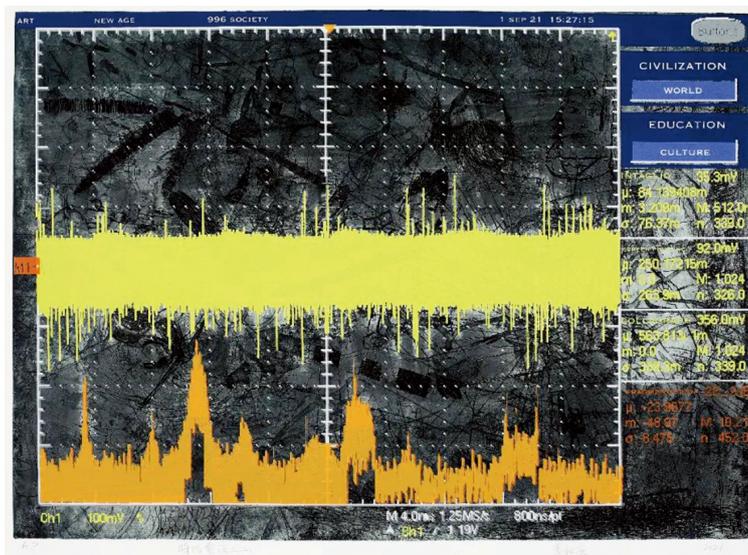
(左上)《重读授时图》解丹 凸版 119厘米×89厘米 2021年

(右上)《天工开物·工开于人》惠晓甜 漏版
88厘米×93厘米 2021年

(左下)《规矩·方圆》潘旭 综合版 180厘米×120厘米 2021年

(右下)《天工开物·古今农事》谭鸿超 凸版
119.5厘米×87.3厘米 2021年





(右上)《历史的形象》丁卯 凸版
157厘米×122厘米 2021年
(左上)《三十岁》马松巍 凸版
112厘米×180厘米 2021年
(左中)《你今天还有童话吗?——500个不知道》刘益春
短片 采用屏幕或设备播放 时长5分41秒 2008年
(左下)《时代电波之二》李秋 实综合版
43厘米×60厘米 2021年

(上)《仰望时空之一》李巍 综合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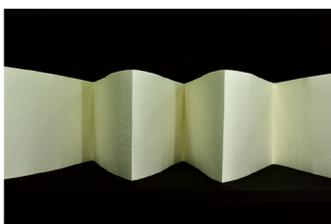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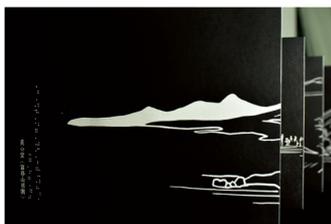
40厘米×60厘米 2022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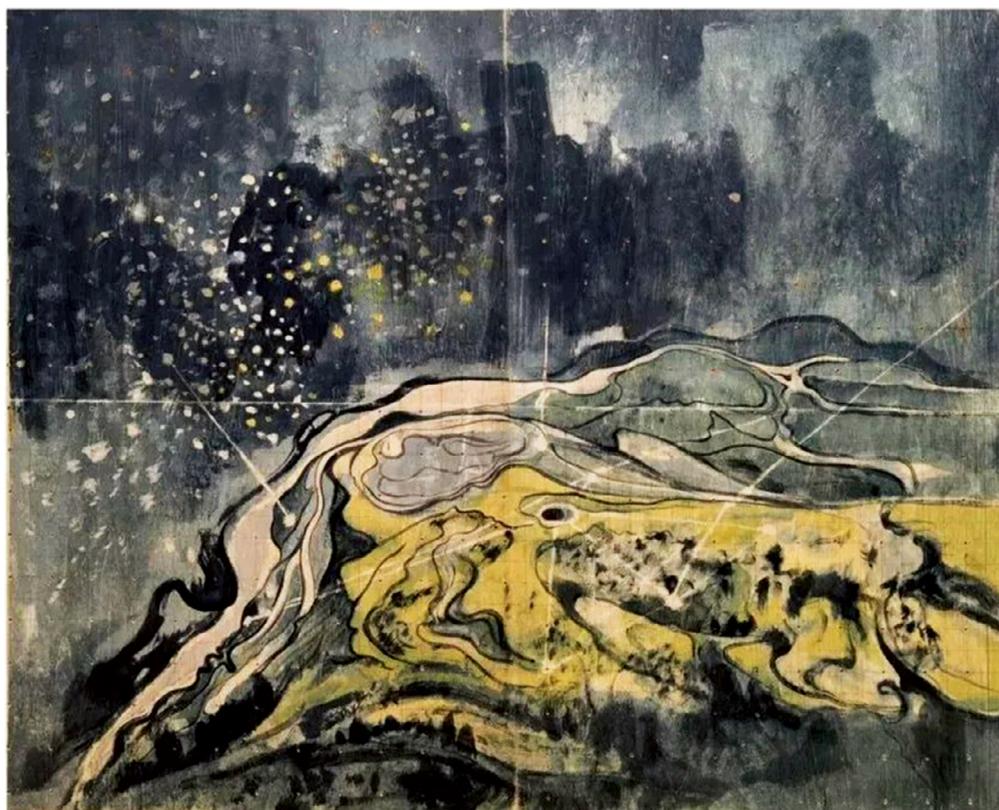
(左下)《万有引力》刘坚 凸版

90厘米×60厘米 2021年

(右下)《无墨寻形》杨璐 触摸图形书 雕版印刷

39厘米×21厘米 134页 2019年





(左上)《衍生1》 杨家栋

蓝晒技法

47厘米×34厘米 2021年

(右上)《完美的人》 杨梓靖

亚克力 书本装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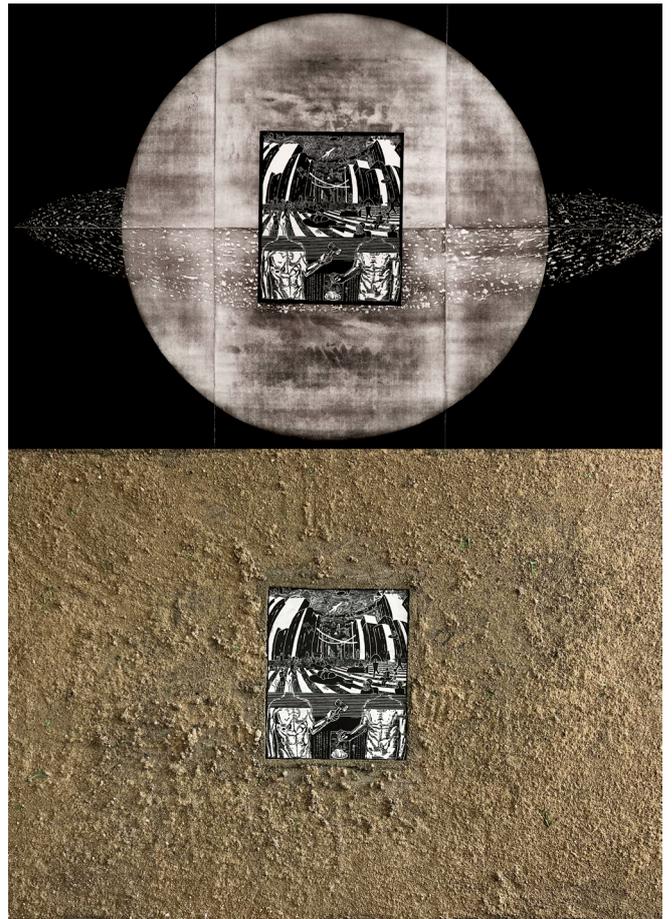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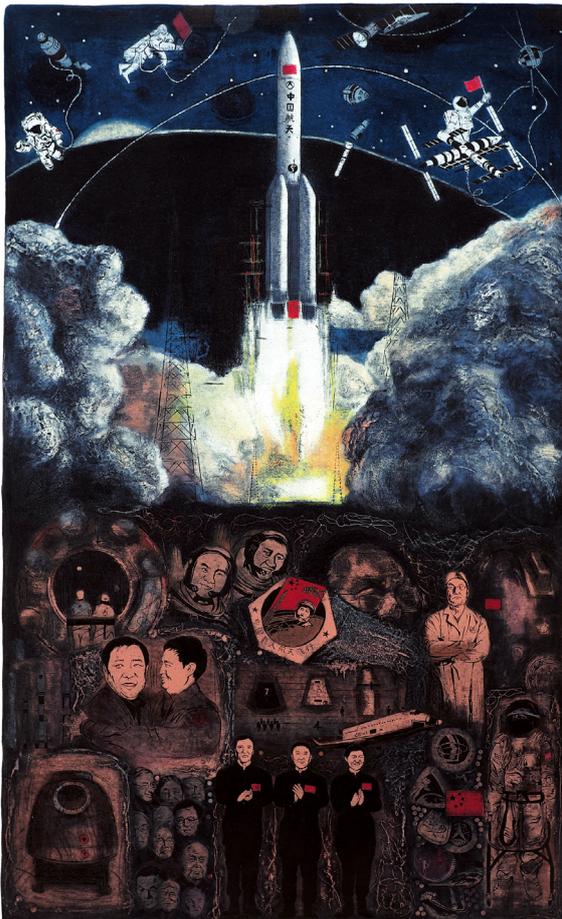
171.8厘米×60厘米×16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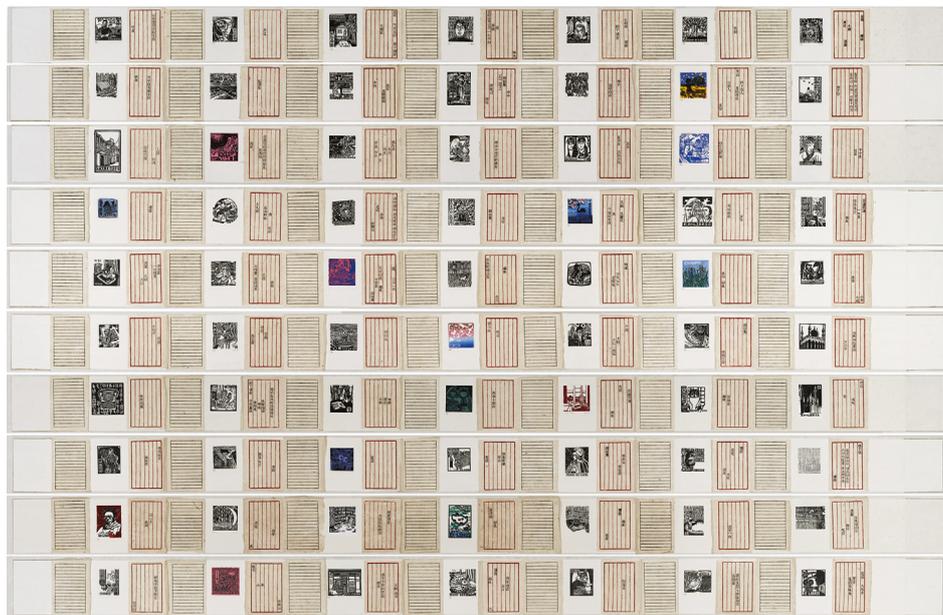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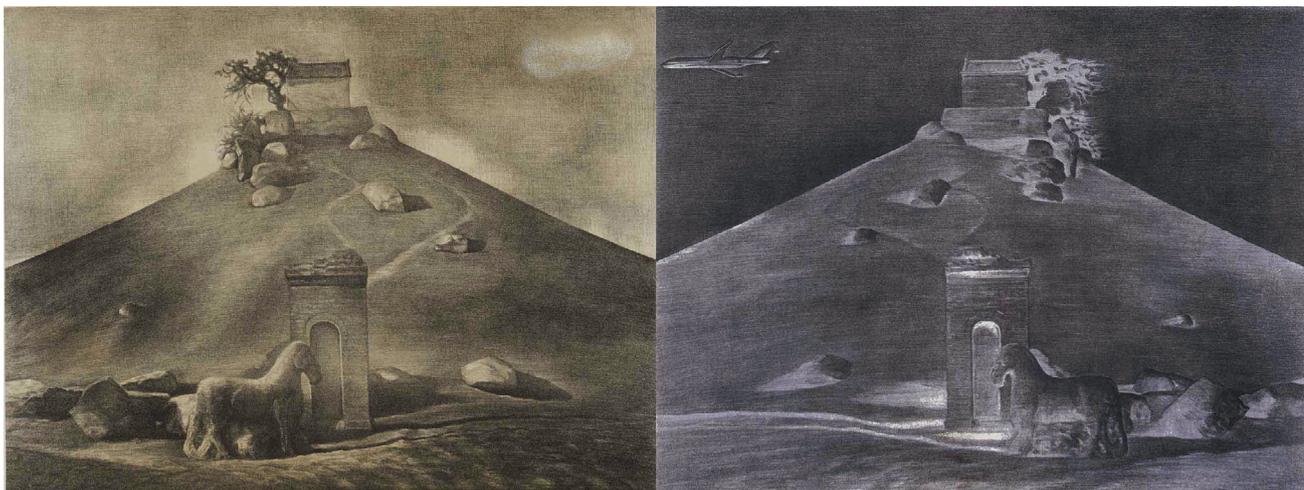
2021年

(右下)《北斗》 周仲铭 凸版

125厘米×150厘米 2022年

- (上)《腾飞》张善赫 凸版
100厘米×128厘米 2022年
(左下)《天魂神舟》俞滔 综合版
119.4厘米×72厘米 2021年
(右下)《凿石》徐岩 综合版
240厘米×180厘米 2022年





(上)《今夕何年之二》陶加祥 平版
42.5 厘米 × 115 厘米 2019 年
(中)《来自陌生人的“艺术诉求”》
索婧雅 凸版 手制书
尺寸可变 2022 年
(下)《国之重器》韩旭东 平版
71 厘米 × 151 厘米 2020 年

本作品图文由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提供，所选作品以姓氏笔画为顺序。